

「天不老，情难绝，
心似双丝网，中有千千结！」

心之恋

松鹰 著



「天不老，情难绝，
心似双丝网，中有千千结！」

心之恋

松鹰 著

科学普及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之恋 / 松鹰著. — 北京: 科学普及出版社, 2016.11

ISBN 978-7-110-09357-3

I. ①心… II. ①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8237 号

策划编辑 杨虚杰

责任编辑 鞠 强 汪晓雅

装帧设计 犀烛书局

责任校对 刘洪岩

责任印制 马宇晨

出 版 科学普及出版社

发 行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6 号

邮 编 100081

发行电话 010-62103130

传 真 010-62179148

投稿电话 010-62103136

网 址 <http://www.cspbooks.com.cn>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110 千字

印 张 7.375

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110-09357-3 / I · 483

定 价 39.00 元

(凡购买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者,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序

科学与文学完美结合的作品

王麦林

《心之恋》是一部以医学科学为题材的科学小说；是一部以文学的小说体裁描绘科技知识的科学文艺作品。

作者以《心之恋》为题，讲述了两个心。一个是人的生理的心——心脏病及其病因；一个心是心理上的心，是主人公一颗眷恋和执着追求了解和研究心脏病病因的心。正如《特区文学》卷首语所说的，“《心之恋》一语双关：既有深切动人的恋情，又有如痴如醉的对人体心脏的探寻。作品以研究生秦天雄钻研心脏病为主线，展开种种矛盾，字里行间透出生命的活力和幽远的诗意，对传统的陋习也无疑具有一种理性的评判力量。”

故事以对心脏病病因的研究为主线展开。

心脏病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发生了粥样硬化，使管腔狭窄、闭塞，心脏缺血造成的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因素是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高。高胆固醇主要来自动物性食物，也与遗传因素有一定关系……S医学院专家陆教授的这一“血脂说”是医学界多数人公认的。

但是“血脂说”也有问题。非洲东部草原的马萨伊游牧部落，吃肉喝牛奶，还常喝活牛的血，而他们却很少有人得冠心病。这怎么解释呢？所以有人提出了血栓是急性心肌梗死的促发因素。他们根据冠状动脉造影和尸检发现，许多急性心肌梗死患者，在冠状动脉内都发现有血

栓；而且，有的患者血清胆固醇浓度是在正常值内。这事引起我们的主人公——陆教授的门徒秦天雄的注意。他想，冠心病的主要病因，是不是或完全不是因高血脂呢？是否，可能有某种尚未清楚的机理起着作用呢？

陆教授警告他的学生不得与他分庭抗礼，去做与“血脂说”理论背道而驰的工作。教授的警告，使秦天雄感受到巨大的压力。一些流言蜚语也旋风般地在医学系传开了。

什么“秦天雄翅膀还没硬就翘尾巴了，想推翻陆教授的理论！”

“想标新立异，出风头，连自己的老师都不认了。”

“他追陆教授的女儿，也是有野心的……”

人言可畏。舆论可以把一个无辜者压扁，可以顷刻改变一个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。几乎在一夜之间，秦天雄发现自己完全被孤立了。医学系的同行都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。人们在他背后窃窃私语。他成了叛徒、犹大、沽名钓誉的野心家，恋人也劝他更换选题。“难道教授的理论不能触动吗？”“难道对父辈就不能怀疑吗？”“我要坚持真理！”

他豁出去了，什么都不顾了：师生情面、爱情、前程……

秦天雄决定不顾一切也要钻研这个问题。他决定从临床入手。他在医院给患者做冠脉造影。

影像显示说明，患者心肌梗死是血栓引起的；但是发病之后，血栓又消失了！这个发现使秦天雄十分震动。

这一现象说明，血液循环内部一定存在着某种因素，对血栓的形成和溶解起着支配作用。

血小板异常活动！

秦天雄突然茅塞顿开。在冠心病的致病机理中，血小板可能扮演了

一个比胆固醇更重要的角色。他还惊奇地发现：血小板的活动与心血管系统的平衡机制存在着密切而又微妙的关系。因此他大胆地对冠心病的病因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。

在冠状动脉循环中，存在着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的双平衡系统，对维持心血管的正常功能起着关键作用。

在正常情况下，这个双平衡系统能自动调节，保证冠状动脉正常循环运行。一旦这一平衡系统失调，造成恶性循环，就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、血栓（血小板异常聚集）、痉挛（血管收缩过度）和急性心肌梗死。

秦天雄的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。它解开了长时间困扰医学界的疑团：冠心病的基本病因是心血管自身的平衡系统遭到破坏。真正的罪魁不是胆固醇，而是血小板，是血小板的聚众造反（功能异常活跃）！这就是血脂浓度不高的人为什么也可能得冠心病的原因。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诞生了。他成功了！

小说写得好。有科学，有哲理，有情趣，有美景，有音乐，有精神，引人入胜，令人振奋。是一个科学小说的范例。

（王麦林系科学普及出版社原社长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长，2013年发起设立“王麦林科学文艺创作基金”。）

2015年10月24日

目录 Contents

序	I
心之恋（小说）	001
心之恋（影视文学剧本）	115
《心之恋》创作手记	183
附：系统平衡说：冠心病致病机理新探（论文）	203
后记	223

心之戀

[小说]

茫茫苍穹，冥冥宇宙。天地万物之间，最奇妙的是生命；生命之中，最奇妙的又是人。建筑学家惊异地发现，人的头盖骨是世界上设计得最成功的薄壳结构。现代最先进的超级巨型电脑，就其智能而言，还不及人脑的万分之一。造物主的神奇而伟大，令人不胜惊叹，又不胜困惑。

人在认识世界的漫长历程中，也在不断认识自我。可是认识自我往往比认识世界更为复杂，也更微妙。人类发现元素周期表用了 80 年；发现微积分用了半个世纪；发现无线电只用了不到四十个春秋——然而，人类认识血液在自己体内每 25 秒钟循环一次，竟用了漫长的 2000 年……现代医学对血液循环的观察已经深入到微观世界，但还远远没有揭开心脏和血管的一切奥秘。这是一条布满鲜花和荆棘的崎岖之路。

上 篇

—

进沟口的第三天清晨。

九寨沟被一层神秘的薄雾笼罩着，像刚出浴的神女，裹着轻纱，若即若离。

陆少男匆匆洗漱完毕，寻到离住宿地仅一箭之遥的诺日朗瀑布前，想画一幅向往已久的“雨中诺日朗”。她身穿黑白细方格夹克衫，戴一顶乳白贝雷帽，肩上斜挎着画夹，模样儿很潇洒，妩媚之中显出几分自信，几分调皮。

空气中散发着湿润、清新的气息。

诺日朗瀑布的景致，使这位美院学生惊奇不已。瀑布背后，是一脉淡紫色的山影。透过朦胧的雾霭，山上隐隐现出错落有致的树林。蓝色、黄色、红色，织成一种优美的旋律。看去很像东山魁夷笔下的作品。不，那种浓烈、深沉、静美的情调，远远超过了那位日本画圣笔下所达到的境界。

陆少男陶醉了。她急不可待地打开画夹，调好颜料，握着一

支画笔，恣意地在画布上涂抹起来。她惬意地想，在美院今年的新画展上，自己又有了盖帽的希望。

蓦地，她的目光停留在视野的一个点上。

在画面的右下方，草丛中兀然现出一个坐着的男性公民。那人就穿一件运动衫，托着腮，坐的姿势很像罗丹的《思想者》，不同的是膝上摊着一本很厚的书。在晨雾中，这个身影显得孤独，惆怅，与她的画面很不协调。“诺日朗”的灵感和诗意，她所追求的天然韵味，统统被破坏了。

又是那个男的。他就住在诺日朗招待所隔壁房间，在旅途中总是独来独往。他不太像医学系毕业班圈子里的人，但来时却同欧阳文彬他们搭着同一辆车。旅游车刚开进沟口那一刻，车上人全部“啊”地欢呼起来。唯独他无动于衷，只默默地朝窗外投去一瞥，又照样低下头看着膝下的书。后来，游镜湖，观长海，他的表情都很平淡，腋下总离不开那本书。什么书能使一个30岁的男子汉这般着魔呢？她很奇怪。除了平淡，在他身上似乎还有一种深不可测的东西。在珍珠滩，男女游客们一窝蜂踩进水里嬉戏，拍照，他却呆立在铁灰色的岩石上，望着流水出神，好像在聆听什么声音，脸上凝聚着一种奇特的表情……

没想到，一大早，他就出现在诺日朗瀑布前。

她把画笔一扔，走上前去，很不客气地说：“喂，能挪挪位吗？”

他抬起头，诧异地望了她一眼。这是一张温厚而富有男性特征的脸，五官线条粗犷，棱角分明，颇像用炭笔勾勒的一幅速写

肖像。尤其那一对憨厚中透着灵性的窝眼，幽幽的，仿佛在问：“哪点得罪你了，小姐？”

“你挡住我的画面了。”她很天真地一笑，指指身后的画夹。

“哦。”他惊觉地站起来，嘴角掠过一抹歉意，准备闪开。

就在他合上书的一瞬间，她的目光像磁石般地被吸住了。

这是一本精装医学书，那乳白色布纹封面她非常熟悉，书面烫着金：《实用心脏病学》。著者是她的父亲——著名国内心脏病专家陆明翰教授。

她重新打量了他一眼。想不到这陌生的怪客读的是父亲的专著。

一种莫名的好奇心和亲切感不禁油然而生。一次，欧阳文彬曾当着她的面说：“这是国内公认的心脏病权威著作。”陆教授关于冠心病的病理学说在国内颇有影响，医学界称为陆氏理论。陆少男虽然对心脏的那些复杂的机理和奥秘一窍不通，但她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和分量，它是父亲半生心血的结晶。

“这本书……你哪来的？”她问。

这问题也问得怪。未必是偷来的或捡来的？

他朝她一笑，并不搭话，拍拍屁股，走了。天上飘起了雨丝，他一边朝坡上走，一边将书小心地藏进了衣服里。她突然发现，刚才他坐的石头旁，有一片红色的野花，色素饱和、浓烈，火辣辣的，像在燃烧一般。

那时她还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他的身世和经历，可以

说对他是一无所知。但是她感觉到在这个陌生青年身上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感动了她。

她想探究他的底细，但一直没有机会。

最后一天游黄龙寺，机缘来了。

黄龙寺的高原熔岩景观给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。黄澄澄的熔岩一泻十几里，在阳光下金灿灿的。两侧是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。雄奇、浑厚、壮观。怪不得欧阳文彬曾向她吹嘘：九寨沟之美全在水，是阴柔之美；黄龙寺之美在山，是阳刚之美。“黄龙才是真正的男神。”他后来也这样说。

从山顶返回驻地，已是傍晚。山涧缭绕着一抹淡淡的雾霭。雾的颜色紫里泛红，很奇特。她从来没有看见过紫红色的雾，不禁站着望了好一阵。待到一阵微风从山谷吹来，她才往肩上搭着毛巾，款款地朝沟里走去。

这时，他从沟底迎面走来。

他们几乎擦肩而过。走过去，他又蹶回来。

“你掉了一本书。”他躬身从地上拾起一样东西，很礼貌地递给她。

她摸摸裤兜，刚才揣的书果然不见了。这是一本琼瑶的《心有千千结》，她很欣赏这本书的封面设计，那少女形象有一种天真的灵气。

“你咋晓得是我掉的书呢？”她扬起眉，一阵惊喜。

“我估计是你的。”他指指封面上写的名字：陆少男。呵，

他知道她的芳名了！但是并不说，如同从不相识似的，把书递给她后，他转身欲走。

她跨前一步，拦住了他：“请等等，我还没有谢你哩！”

“不必了。”他温厚地一笑。

他中等个头，外貌粗犷，穿一件极普通的衬衫，胸部显出鼓凸的轮廓。他身上仿佛有一股磁力，使她强烈地希望同他接近。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。也许他身上那股十足的男性气概吸引了她。

“你看过琼瑶的小说吗？”她眼里闪着亮光。

“看过几本。”他说的很平淡。

“这本《心有千千结》呢？”她仿佛遇到了知音，或者说在寻找知音。

“读过。”

“你喜欢吗？”

他略一顿，说：“一个动人的故事，只是编得过于圆满。”

“圆满？是的，”她突然开心地笑起来，笑声里透露出奔放不羁。“生活不正是需要圆满吗！那首词写的真美，‘心似双丝网，中有千千结’。”

“‘夜过也，东窗未白孤灯灭’。”他随口吟道。

“你背得？”她很意外。

“信口胡诌的，那是宋朝张先的词。”

“你是学文的？”她突然好奇地问。

他只报以一笑，没吭气。也没答是或不是。

她把头发向肩后一甩，说：“我很喜欢琼瑶的作品。坦白讲，我认为当今中国文坛的女作家，没有一个写情超过了琼瑶的。我和我的女同学们都是她的崇拜者。读她的小说，我们的幻想、感情可以得到一种美的寄托。”

“也许是，”他不当回事地说：“不过琼瑶写的只是爱情童话，很纯，很美，但大都比较浅。”

背后是夕照，雾霭，原始森林。四周是山的旋律，水的鸣奏。

“那只是你们的看法！”“你们”显然是指男子汉们。她微微仰起头，调皮地说：“我猜，你看医学书是为写作找素材吧？”

“我不是学文的，”他这才回答，“小说不过休息时偶尔翻翻。”

“你懂不懂美术呢？”她想占领制高点。

“稍懂一点。”他笑笑。

“你最喜欢什么流派？”

“我喜欢凡·高。”

“凡·高！”她心头为之一震，两眼睁得大大的。她万万没想到，在众多的流派和画家中，他独独会说出这个名字。“他喜欢凡·高！”她的小脑袋里闪过一个五彩缤纷的惊叹号，她感觉到自己的心弦被震响了。因为她最崇拜的画家就是凡·高。她至今记得美院吴教授给他们上第一堂课时说的话：“凡·高是以绚烂的色彩、奔放的笔触表达狂热的感情而为人们所熟知的。凡是体验过、留意过苦难生活、纯朴生活的人们，看到凡·高的画都

会感到分外亲切，它令人恋念，落泪！……”这正是她后来倾心凡·高作品的原因。而这一点欧阳文彬从来没有理解过。“凡·高算什么天才！一个‘土豆画家’，一个只会割自己耳朵的疯子。”他总爱用这种揶揄的腔调说话。他们经常为此争得面红耳赤，而最后总是以欧阳大度的妥协而告终：“得得得，我向凡·高的女弟子致敬。”

“你喜欢凡·高？”她又问了一句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”他沉吟道，“他笔下的太阳、麦浪和灿烂的星空，能使人感觉到生命的脉动，感觉到艺术家一颗高尚的心灵。”他说得很平静，目光望着悠悠的远方。“可惜人生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，不然我也想画画这大自然。”

她很惊奇，对面前的他不禁另眼相看。“我住处各种画具都有，可以借给你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说完，他径自走了。

她仿佛怕他就此消失，匆忙追上两步：“喂，我还没问你尊姓大名哩。”

那个离她而去的背影只向空中举了举手，并未回头，也没停步。

“喂，……”

她还想喊，忽然手臂被欧阳文彬拽住了。这位守护神满脸的

不悦，眼里含着隐隐的醋意。

“这人值得你花这么多时间吗？”他悻悻地嘟哝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！”她生气地甩开他的手。

“他只是一个旁听生。”他的口气很轻蔑。

“你们认识？”她审视他，语气缓和了些。

“我们上大课时，他总坐最后一排边角上。”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这句话陆少男牢牢地记在心里了。难怪爸爸的那本书他看得那样专注。她望了一眼高坡外，那背影已消失在暮霭中。

“快洗脸吧，天要黑了。”

欧阳陪她朝谷底走去。一条清澈的小溪，汨汨地从山间流出来。这时她忽然看见溪畔也开满了红色的野花，花瓣和诺日朗瀑布前的一样，圆圆的，很特别，远远望去，像一片凝固的血。

二

医学系乳白色的教学楼。陆少男双手揣在口袋里，在楼前踟蹰。她抬腕看看表，不时朝赭红色石阶方向探探头。

九寨沟之行，可能并未在那人的记忆里留下多深的痕迹，但在少女的心中，却掀起了一汪波澜。